

青年说

关于文学梦与电影梦的一次对谈

■韩延 康春华

韩延

1983年生于山东济南，中国内地男导演、编剧，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导演专业。代表作有《第一次》《滚蛋吧！肿瘤君》《动物世界》《送你一朵小红花》等，2022年监制电影《人生大事》。

“文学已融入了我的血液，影响我的所思所感所行”

康春华：韩导好，您在《我的艺术清单》节目中谈到，对自己影响最深的第一本文学作品是《小说选刊》，在很多采访中谈到少年时的文学理想。您少年时代热爱阅读哪些文学作品？从“想当作家”到“渴望成为一名导演”，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韩延：这话说得我有些惭愧。我充其量只是个初级文学爱好者，看了些小说打发时间，于是萌发出当作家的妄念，但这种想法在我成年之际已被我彻底打消。文学是一座神圣的殿堂，它是我成长的土壤，但要把文学当成表达或创作的工具，自己无论在天赋和能力上都不具备。在这期间我接触了电影，电影是融合多种艺术门类的一种表达形式，这好像更适合我这种“样样有兴趣，又样样不精”的人。就这样我一头扎进了电影创作的海洋。

康春华：在一次访谈中，您提到，在同龄的“80后”痴迷于金庸古龙的时候，您正沉迷于鲁迅、欧·亨利、马克·吐温、川端康成、卡夫卡等人的作品。这显示出您很早就有严肃文学的阅读趣味。这些严肃文学对您后来走上电影导演之路，有没有潜在的影响？

韩延：年少时看的很多严肃文学作品，说实话，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彰显自己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幼稚心理，我认为那是一种“文学虚荣心”。不过，虽然看得懵懵懂懂，但我仍觉得自己是“开卷有益”的获益者。很多作品，我可能未必能领悟全部深意，但是作者的思考方式、人物塑造方式、叙事方式甚至想象力都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比如川端康成对细节细致入微的刻画，比如欧·亨利式的结局，比如高廉·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复杂高超的叙事技巧，再比如马尔克斯那美妙绝伦的想象力，等等。这些书有些看过很久了，内容都渐渐记不清了，但是这些作者身上的优秀特质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激励着我的电影创作。这种影响是直接且深远的。

康春华：您对王安忆、苏童、余华等当代小说家的作品很熟悉，也热爱诗歌，比如顾城、海子的作品。这些当代文学作品是否在某些层面上潜移默化影响到您的人文情趣与人文关怀？

韩延：谈文学我真的是门外汉，我的热爱和关注也仅仅局限于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范畴。余华是我比较早开始读的作家，从《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他冷峻的文字、克制的叙事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在读者心口划着。但他对我最大

居住在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城市里，人们内心往往更向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也是近年来慢综艺节目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原因。近日，于湖南卫视、芒果TV同步播出的《去有风的地方》引发观众热议，电视剧展现了许红豆治愈心灵的旅行，结合年轻人扎根乡村创业创业的“小故事”书写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让“田园治愈”的热度从综艺刮到了影视剧，为同类题材电视剧创作带来了一股“清流”。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一句恬静的宣传语点出了《去有风的地方》的治愈特征。跟随许红豆的度假步伐，或是四处闲逛，领略当地的风土民情，或是坐在阳台上捧一本书细读，累了就放空睡去，或是在咖啡店就着一杯咖啡闲坐。惬意闲适的慢节奏生活以及扑面而来的有风有海、蓝天碧草、云卷云舒的自然风光，让阔别旅行已久的观众从屏幕上的独特田园画卷中，收获了幸福和治愈。

除了风景秀美的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带给人怡然自得之感外，剧集还以温暖笔触描摹当地人的生活，带给观众诸多感动。谢之遥为阿奶洗头、工作结束后亲昵地靠在阿奶身上聊天、和弟弟在阿奶面前插科打诨的生活画面，乐于与邻居一起分享美食的苏老师、热络好客的阿桂婶、深夜睡不着的小孩和姥姥躺在床上闲聊，诉说自己“想开小卖部”的梦想……和睦的邻里情、无私温暖的亲情以及浓郁的生活气息勾起了人们的回忆，让观众隔着屏幕感受平凡生活的美好，舒缓了现代人的焦虑和压



的影响其实是谈到《许三观卖血记》的灵感起源，他说他眼中那些纽扣全部掉光、扎一根草绳的农民形象就是许三观的原型，随着书写越来越深入，对人物的了解也越发深入。当把这个人了解透了时，也是这部小说快结束的时候。这种创作心得的分享太妙了，我直到现在写剧本时，还经常用这段话来提醒自己，把自己笔下的人物与平日所闻所见之人挂牵关联，让其更加生动。莫言是我年纪稍大些后读的，可能因为都是山东人的缘故，我经常用山东话默念他的文字，特别是在读《檀香刑》时，大量猫腔唱词，用山东话读起来其乐无穷。我看莫言的书，有时会产生某种错觉，就像小时候在家属院门口听着一个敦厚长者带着几分狡黠讲述这片土地曾经发生的故事，那些故事看上去很远，又感觉离自己很近。莫言对于人物命运的编织，影响了我创作时对于人物命运走向的规划。

这些文学家的每一行字都在影响着我对于创作的思考。我觉得一个人能走的远，能看的人和景、能见的世面是有限的，阅读这些大家的作品，除能开阔自己的格局外，还能汲取到这些作家的智慧和创作经验。他们的文字就像被我吃进消化系统的粮食，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影响着我的所思所感所行，无论是人文关怀还是人文情趣，我已经分辨不出谁影响了哪一块，因为那种影响真的是不着痕迹的。

越沉重的主题，越追求轻盈的表达方式

康春华：某种意义上，电影是徘徊在文学性与戏剧张力之间的影像艺术。在我看来，您一路走来所编剧和导演的作品有着明显的文学内核（比如始终关注爱与希望、生命意识及死亡问题）和强烈的文学关怀，但在情节框架以及细节中、细微处，有着类型电影所必须的戏剧张力。您将两者进行创造性发挥和融合，形成了“韩延导演”的强烈个人特色。在作品主题上，您为何对“生死”这个文学与哲学的命题如此关注？

韩延：因为生死是终极关怀，对于生命本体及死亡意义的探讨是人生的终极思考，所有伟大的作品中几乎都或多或少涉及到这个命题的表达。像《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忏悔，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人犯罪后的

悔恨，在我看来，那更像是一个人对死亡、对于生命本体的一次思想羽化。

生命这一命题的思考超越阶级、超越时代，也超越国界和历史。在接触戏剧后，我发现戏剧中，最原始、最本能的戏剧张力往往源自生死。于是，我不自觉地就会对生死多一些思考，慢慢形成了自己的表达习惯。

康春华：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到过一个著名的“轻与重”的辩证问题，他认为文学作品要“轻盈”，但“要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羽毛”。这让我想到您的作品，探讨肿瘤、病痛、生死、殡葬等格外沉重的话题，但电影整体的风格是轻盈、幽默、温暖的，这似乎也是您一直耗费的匠心所在。对于在电影中“轻与重”关系的准确认知与熟捻把握，您能展开谈谈吗？

韩延：您所说的“轻与重”与我作品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非常准确，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追求的一种方式，我称之为“举重若轻”。这与我的电影观密切相关，当我把创作主题定在生命这样宏大的方向上时，我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一定要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不然很容易自说自话或者满口空话，所以我需要具象的人、具象的事来承载这种宏大的表达。如同《美丽人生》用欢乐的父子关系来表述战争的无情一样，我也在追求这种表达方式。越沉重的主题，我越倾向于轻盈的表述方式。

始终寻找创作的初心

康春华：将您的作品放在近些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电影工业背景下来看，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您的电影从不刻意追求“视觉大片”“特效大片”，甚至在这方面越发“删繁就简”（比如《人生大事》里有许多手持摄影机的运镜），用简约的影像表达复杂的命运。您追求“拍给普通人的电影”，但这并不意味着您的作品是简单的，在电影剧本的打磨、人物的设立、情节的安排、电影丰饶细节的铺陈上，您花费了很多心思，让您电影丰富、立体、复杂和深刻起来。您的电影有一种“简单与深刻”的辩证意识，能谈谈这个话题吗？

韩延：其实这种简单与深刻的关系也是跟着作品走的。拿《人生大事》举例，故事女主角是个7岁的小女孩，所以影片的创作无论从文本上还是拍摄上，都会围绕这个小朋友展开，手持摄影的方式也是适合小朋友表演的方式。把生死的问题翻译成小朋友能听懂的语言，如“种星星的人”，这些都是跟着人物创作时自然而然形成的风格，并非刻意机巧设计。可能现在看起来，里面确实充满了简单与深刻的辩证意识，但这是个结果，而非创作的方法论。

康春华：尽管您曾提到，相对于文学的浪漫修辞，您更偏爱冷峻、严肃、涉及生死的深沉议题。不过在您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许多浪漫主义的意象、物象和情节，比如熊顿的脑洞和幻想、马小远给韦一航画上的小红花、孤儿小文的哪吒扮相等，他们对冲了深沉议题带来的沉重性，给人带来温暖与希望，足以打动观众。对于如何将电影主题、电影情感基调、电影类型化特征融合这个话题，您有什么心得？未来您计划拍摄什么题材和类型的电影？

韩延：电影的类型真是个包装壳，无论是科幻片、悬疑片还是剧情片，这个壳都是创作者依照自己的习惯和擅长去选择的，而且也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任何类型的电影都可以找出经典的传世之作。我觉得拍电影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不是临时拿来的，而是通过多年的累积——阅读、思考、观察世界、待人接物、成长——慢慢形成的一种态度和执念。有句老话，一个导演一辈子都在拍同一部电影。其实也是这个意思，这个主题一旦在作者心里播种，就很难再拔出来，作为创作者，找到这个想表达的初心尤为重要。

未来我可能会尝试不同类型的作品，我的好奇心驱使我总想去尝试我未曾触碰过的类型，但是核心的表达主题，我很难完全去改变和颠覆，宿命论和对于生命本体的思考会一直在我的作品中存在。

康春华：近年来，小说的影视转化成为文学界的热门话题，想请您从电影导演的视角谈谈，小说的IP转化和影视改编需要坚守哪些品质，在哪些方面需要有所改变？您如何看待文学与电影的相互转化？电影界又呼唤怎样的文学文本？

韩延：小说IP如果有丰满的人物和有趣的人物关系，无疑会在影视化过程中事半功倍。文学与戏剧是近亲，但毕竟还是两个门类的艺术，我觉得两者距离最近的就是关于人物塑造的部分，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戏剧影视作品，都离不开生动的人物。

有时文学被影视化后，原来文字上的想象空间就会被具像化。有些依靠想象来征服读者的文学作品在改编后往往不讨好，因为最完美的想象只存在于脑海中，很多写得更实的作品反而更适合影视化。

讲述别样的乡村振兴故事

——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 ■贺琼

力，提振了人们对生活的信心。

青年强则国家强，在国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一大批拥有较为丰富的知识、有干事的热血与激情、尤其是懂得利用互联网的青年人选择返乡就业创业，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去有风的地方》以浪漫笔触描摹了留在乡村就业创业的青年群体：内心怀揣建设家乡的愿景的谢之遥，选择放弃繁华都市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开拓新的事业版图，通过发展电商业务帮助村民打开农产品的销路，推广刺绣、木雕等传统手艺，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展现了新时代知识青年用行动建设家乡的积极风貌；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黄欣欣选择留在当地，用她的知识和激情将云苗村建成一个文化艺术村，也反映出当前广大青年党员深入基层一线建设美丽乡村的热情与担当。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这些年轻人在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助力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群体开拓进取、逐梦未来的家国情怀。

除谢之遥、黄欣欣外，剧集还细致描摹了多种人物群像，无论是选择辞职修整的许红豆、“社恐”网络作家大麦，还是追求平静快乐生活的娜娜、音乐人胡有鱼，都表现了当代年轻人多样

的生活样貌和生活选择，折射出多元共存的价值选择和人生态度，引发观众对自己人生价值和生活方式进行思索。剧中人物的多种生活追求得到了尊重和理解，也展现出广大农村地区包容性的提升。

剧集并未回避广大农村地区当下的困境。州级非遗传承人谢和顺，做了几十年木雕，作品无人问津，招了几个徒弟全部跑光，传统手艺无人传承。面对电商的发展现状，他拒绝融入互联网，道出了当前非遗传承的困境及互联网时代下的数字鸿沟。谢之遥在当地经营管理电商，员工都是当地村民，乡里乡亲之间没有距离感，工作纪律松散、服务意识薄弱，展现出乡村地区较为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并折射出当下仍带有浓厚血缘、地缘特征的乡村社会与讲求商业契约精神的现代商业模式间的矛盾。谢之遥在学校上课闹肚子的糗事被人广泛散播，甚至发展到谣言有待加强。短暂获得投资收益的谢晓夏经不住诱惑，选择前往上海继续从事互联网投资，却遭遇“杀猪盘”，点出互联网投资骗局的严重性。

基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框架，《去有风的地方》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也尝试给出一些解决办法。谢和顺最终前往



参观绣坊，并和谢之遥达成协议；谢之遥邀请许红豆用先进的管理方式帮助改善团队的管理困境；谢晓夏一改浮躁之心，认真和谢和顺从艺……剧中人物以积极的精神风貌努力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展现出新农村建设的火热实践。

当前，好山、好水、好风光和充满生机与活力，成为广大乡村地区的新名片。《去有风的地方》精准把握当代都市人的心理症候，将镜头对准风景秀美的乡村地区，通过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以及人物群像，传递温暖治愈的正能量，同时以青年群体的奋斗成长和多样选择，勾勒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为乡村振兴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角与气质。



“国潮”“国风”“汉服热”……近年来，传统文化在年轻人中成为覆盖各圈层的“新流行”，由此带来的文艺现象层出不穷。在这股传统文化热的浪潮中，电视综艺表现屡屡出彩，依靠不断迭代的创作理念和呈现手法，让曾被视作“曲高和寡”的传统文化展现出易于传播的新面貌，为年轻人所喜爱。

“纳山河万景，涵上下千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综艺节目《诗画中国》，以创新的“诗画合璧”模式，向大众铺展开包罗万象的古画卷轴，辅之以内涵深邃的诗词“注释”。《诗画中国》以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助力传统文化完成当代价值的转身，为年轻人的文化之旅扣上了“第一粒扣子”。其在荧屏内外掀起的文化现象，或许将长久地浸润人心。

抓住“诗画相生”的文化传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浩如烟海，承载着数千年的文明记忆，成为当下文艺创新的不竭宝库。近年来，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节目层出不穷，有的诉诸诗词，有的诉诸典籍，有的诉诸文物。但在如今角逐激烈、看似“饱和”的市场上，同质化现象已现出苗头，如何另辟蹊径、再造爆款，是创作者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在总台虎年春晚上，一档名为《忆江南》的音舞诗画节目以黑马姿态在社交平台走红，成为当晚最受好评的节目之一。春晚副总导演田梅带领团队以此作为创作原点，摘取“诗画”概念并将之置于更为广阔的中华文明源流中，打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中国》，在文化节目领域开辟出了新类型。

在深化“思想+艺术+技术”融合创新的理念下，《诗画中国》从近千件艺术珍品中筛选出60余幅画作、近百首诗文，通过开卷、入卷、品卷、合卷四个环节，对一幅幅中国名画进行视觉上的延展、内容上的剖析、技法上的阐释、思想上的升华，打造出别出心裁而富有韵味的美学讲堂。

节目中，不少年轻人深刻认识到古画中各具特色的美：清代钱维城的《牡丹二十四种图》卷画出24朵形态各异的牡丹的自然生机，赵孟頫等共作的《快雪时晴书画合璧》卷以素雅的笔墨绘就天地大美，明代蓝瑛的《白云红树图》用丰富的色彩渲染出丘壑树石的姿态……画家于丹青中“开天辟地”、雕琢万物，于是许多人恍然，以前甚少注意到的古画，原来如此值得细品。

同时，诗与画的相生关系，更启发着观众的情与思：可从《墨梅图》卷中读懂“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高尚人格，也可在《竹石图》轴中感受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坚韧品格，还能从《五牛图》卷栩栩如生的笔触中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牛之精神……一幅幅画作与一首首诗词，以至美的东方韵味，讲述着古老的传说故事，启发着观众的文化认知。

诗与画这些高洁、隽永、美好的意象和向往，展现出中国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蕴。《诗画中国》用至美的镜头、现代化的表达、亲切的语言，带领观众对民族历史、文化与精神进行回望。正如节目“品卷人”、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所言：“诗词之秀逸与画作之神韵彼此交融，传统精神与时代气质遥相呼应，所构筑的民族精神与价值生发出穿越时空、生生不息、奔腾向前的精神力量，让观众油然而体会到一种发自肺腑的文化自信之美。”也如同“品卷人”的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所言，节目核心在于“中国”，它将诗词与绘画两大艺术体系融会贯通，追求一种“君子雅量”的境界，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使我们能有更强大的信心面向中国的未来。

以艺术与技术诠释诗画意境

作为电视综艺，“体验感”是其“立身之本”。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的显著特性之一是“意境美”。但就表现形式而言，“意境美”并不完全借诸视觉上的形象反馈，而是强调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共鸣。那么，该如何在短短一段节目的时间里展现这种中国式的独特审美，让诗画走进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

《诗画中国》的答案是“艺术+技术”。如果说“开卷”是入画的序曲，“品卷”是点睛的妙笔，“合卷”是精彩的定格，那么具有极高观赏性的第二环节“入卷”，则是以不拘一格的演绎，让典藏画作的一山一石、一字一句“跃然屏上”，所以游目骋怀，寓教于“视听之娱”。

这一环节中，节目围绕每一幅画作主题进行创意设计，充分利用CG、AR等前沿科技，结合影视化拍摄、外景拍摄等方式，运用舞剧、歌剧、话剧等形式，多角度展现经典画作的美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其中有令人惊艳的“入画”体验。老戏骨李光复扮演的“山间行者”与舞者扮演的驮队商旅“穿越”进入立体的《溪山行旅图》轴中，峰峦叠嶂，瀑布飞流，老树挺立，豪迈之情油然而生；《杂花图》卷变幻灵动的水墨音符，环绕在钢琴家郎朗身边“翩跹起舞”，泼墨成乐，韵味天然，尽显画者疏狂本色……当平面的画作经技术再创作成为一个个生动立体的“真实空间”，观众所看到的是画者眼中千百年前的鲜活世界，感受到的是画者激昂丰沛的内心思考。

更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是诗画与众生的和鸣。以飒爽的剑器舞还原《公孙大娘舞剑图》轴中“一舞剑器动四方”的风采，以非遗茶百戏演奏《林树煎茶图》卷的温润笔触，借昆曲戏歌再现《月曼清游图》册之“踏雪寻诗”中的古代仕女雅兴，用曼妙的舞蹈描绘《捣练图》卷中生机勃勃的大唐风情……文艺荟萃连接起传统与现代的共通审美，打造出意象与具象的水乳交融。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渴求，便在沉浸式的观赏中被唤起。

《诗画中国》“品卷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节目让观众认识到中国诗画深厚隽永的文化精神和不同门类艺术之间的相互交融，不仅突出了美学魅力、艺术感染力，而且充分体现了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可以说，《诗画中国》打开了一个根植于艺术创造力与中华美学追求的文化世界，而在诗画“活起来”的过程中，文物资源和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创新创造基因也被不断激活。

顺应融媒体语境创造传播范本

从分值取向与传播效力来看，《诗画中国》不仅推出多个“文化破圈”的高光时刻，也恰如其分地完成了一次传统文脉的感召之旅。

随着节目的播出，节目相关的微博词条收获上千万乃至亿级阅读量，《江干雪霁图》卷、《江山秋色图》卷、《落花游鱼图》卷等经典画作进入众多网友记忆中。许多观众表示，看完节目后发现，古诗画的美既是直观的、表面的美，也是深层次的、具有穿透力的美。诗画、风骨，这是流淌在中国人身体中的血液。

同时，《诗画中国》的传播力并不局限于诗画本身的魅力或合璧创演的模式，而是顺应融媒体传播语境，构造出一系列以诗画为核心的IP产品矩阵，将节目的文化维度进行延展，将节目中错落分散的知识要点进行集纳。比如，针对每一幅画作发布动态海报，展示经典名画中值得细品的细节；配合每一幅画作的创演环节释出幕后花絮，阐释“入卷”的构建思路与心得体会；发布专家学者解释画作与诗文的片段合集，推出深入浅出《诗画大师课》；发布解读古画“冷知识”的系列短视频《有画好好说》，年轻艺人化身“嘴替大师”揭秘古画逸事……《诗画中国》切中当代互联网传播规律，展现出丹青画卷的无限种打开和鉴赏方式。

诗词壮志，丹青抒怀。古人在有限的时光中，以笔墨记述下眼中所见、耳中所闻、脑中所思，创造了不朽的文明源流。如今《诗画中国》传承这些观察与思考，或用现代技术进行表达，或以年轻语态重新解读诗画真谛，或顺应时代传播规律创造传播范本，于是便吸引了诸多年轻人“入坑”诗画文化，激发出年轻人的主动传播意愿，成就了一档大众传播领域的标杆文化节目，更让沉寂在博物馆中的文化资源得以活化，在大众中激发起强烈的文化认同，从而埋下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创新的种子。

以至美东方韵味重现古老诗画

张莉